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二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註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顔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部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

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向

註同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善曰廣雅曰鑑照也銑曰帷帳鑒照也孤鴻號外野翔善作朔字鳥鳴北林善曰廣雅曰號鳴也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鷙鳥好廻飛以比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善曰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力轉有芬芳猗於綺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善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與猗靡 濟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貌 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

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銑曰言美貌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貌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簒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簒奪也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

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顏延年曰左傳李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悦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説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凌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雩夕之山下為荊杞郭璞曰杞枸杞　銑曰荊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也

驅馬舍五臣作捨之去去上西山趾　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

從之以避世禍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　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向曰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値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善曰史記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

曰大王萬歳後臣将殉恭王乃封纒車下三百戸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内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趍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将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餘同　善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良曰夭夭注

美貌灼灼明貌

悦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悦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

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　向曰昔夜也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翺翔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　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丹青著明誓永世五臣作千載不相忘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絶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恥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濟曰誓約如丹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

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簒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　良曰漢代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

春秋非有託五臣作託**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　銑曰春秋相代託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善曰迅疾也楚辭曰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氷堅也古詩曰白露沾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

詞也**朝爲媚**五臣作美**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真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墳　濟曰阿曲翳蔽也但立墓松柏飛鳥往來而已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賄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北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夭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　善曰李斯蘇秦同銑注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

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傷政迫促也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微風吹羅袂明月

燿五臣作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顔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良曰漢都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

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作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

道失路將如何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貫達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向曰晉文王河内人故託稱二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　翰曰季良謂魏王曰同善注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善作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善曰軫當為畛宋衷大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　濟曰邵平瓜美足供賓客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青門匹夫耳寔蓋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

終身豈寵禄之足賴哉　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禄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辭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山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顔延年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

襟五臣作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　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鳴鴈飛南征鶗啼鴂決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皃腐爾　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臣遠去鶗鴂哀音喻邪臣讒佞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凋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由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由姦臣執政是用

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五臣作詩書　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家冕而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開軒五臣作都字臨四野登高有善作望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千秋萬五臣作百字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

善作悞字羨門子噭噭叫今自嗤善作蚩字沈約曰自我以前俎謝者非一雖或税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懐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俎没理一追悞羨門之輕舉方自笑爾　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歳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説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籍憂生於理以此自釋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緑水揚洪波曠野

莽茫茫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也　濟曰洪大莽草也走獸交橫馳飛鳥相五臣作自字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尅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銑曰喻亂時人怖懼　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鶉火次星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善曰日月相望十五十六也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　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

言著斯章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 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常 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惜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善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

芳樹垂緑葉清雲自逶迤 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起辭曰載雲旗之逶迤 向曰喻魏尚有餘德者逶迤長遠也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

四時代御　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善曰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　濟曰忉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己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而不見別離　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也喻晉篡魏而別離也灼灼西頹善作隤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頹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也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

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　向曰周周蛩蛩同善注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晉不如於此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苦瓜譽五臣作與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蟨以擇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磬樂器其形曲折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肖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翰曰當路子喻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譽名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寧與鷰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

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游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 善曰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濟曰鸑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安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五臣作山字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

心晤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輕薄閑游五臣作游閑子俯仰乍五臣作作浮沉五臣作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弃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銑曰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僶俛亦俯仰也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五臣作用字慰我心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

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　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善曰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　良曰湛湛水平貌楓木名

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善曰楚辭曰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又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驂駸駸毛萇曰駸駸驂貌駸七林切　銑曰澤畔曰皐青驪馬也逝去也以喻日去之疾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

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

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鄀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俗流無能如此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善曰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晝游茂樹夕調酸鹹爾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太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

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溪溪流所沃者美好色也孔叢子貫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将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良曰朱華喻榮盛高蔡事同善注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向曰嬰羅矧況晏晚

也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翰曰奕奕長盛貌爛光貌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善曰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濟曰蕭瑟寥唳皆聲也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曖曖闇昧貌　良同善注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宵夜也夷險難預善作豫字謀倚伏昧前筭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鵾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銑曰夷平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

頽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

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濟曰鄭均同善注言我頽悅鄭生偃息不欲同其為白衣官也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

善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

高臺驟登踐清淺

五臣作波

時陵亂

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騖也

頹魄

不再圓傾羲無兩旦善曰魄月魄也羲羲和謂日也向曰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日既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金石終消五臣作銷毀丹青蹔彫煥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翰曰皆不能長久也彫煥光明貌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善曰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濟曰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貌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患切善曰爾雅曰串習也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五言

歐陽堅石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

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収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善無孔字子欲居善有九字蠻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欽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游無度　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遊樂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平聲　善曰周易曰屯如邅如

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爾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　濟曰而況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

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

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蘧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

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銑曰咨嗟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求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

方言曰端緒也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

恢恢六合閭四海一何寛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鮮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也　濟曰恢恢廣大貌四方上下為六合紘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

松栢隆冬悴五臣作瘁然後知歲寒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凋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銑曰言歲寒能瘁松栢時亂則害忠良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善曰淮南子曰河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

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

平聲　善曰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良曰引大分故以抑其情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五臣作嬌憐女惻惻心中酸善曰說文曰負受貸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葼以笞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濟曰酷苦酸痛也

二子弃若五臣無若字遺念皆遘五臣作其凶殘凶殘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弃余如遺　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二子若遺遘遇殘賊也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太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　向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

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汎瀾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

流兮翟瀾贊曰汍瀾闌干也翟與汍同　翰曰揮奮也汍瀾涕流貌也

哀傷

幽憤詩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　向子期思舊賦曰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収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祜五臣作祜少遭不造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濟曰祜福也叔夜少失父哀煢靡識越在繦

緥五臣作襁褓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繈緥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緥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緥小兒大藉也 銑曰煢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束樸嬰兒衣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豫

不訓不師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 翰曰肆縱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

爰及冠帶憑寵自放善無此二句 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善作上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

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善曰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畢下於人以自保也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

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兄巽姦通安妻巽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婁增石言當朝此類多矣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

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

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 銑曰大人天子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己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惟此褊心顯明藏否**褊必緬切否乎鄙切

感悟思愆怛若創痏痏于軌切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蒼頡篇曰痏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痏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疻痏也 向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怛痛創傷痏割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欲寡其過**

謗議沸騰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 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

云嵇康卧龍也騰起也**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善曰潘安仁西京賦曰嗟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兮佐士師而一黜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內負宿心外恧**女六**良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恧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恧猶慙也**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　銑曰嚴君平鄭子真皆樂道閒居修身自保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揚雄室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　濟曰晏如無事也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

匪降自天寔由頑踈　善曰毛詩曰下民為蘖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頑踈之性所致也

理

蔽善作弊**患結卒致囹圄**五臣作圉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對荅鄙訊縶此幽阻**善曰言已對荅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　向曰荅對獄吏恥為其所問縶縶也幽阻與親友不通**實恥訟寃**善作免**時不我與**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為寃非也　銑曰恥誇訟之寃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為獄吏辱其神氣志亦亂也**濯身滄浪**平**豈云**

能補善曰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荅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　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清水豈能補之也嗈嗈五臣作雝字鳴鴈奮五臣作厲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五臣作疇　善曰毛詩曰雝雝鳴鴈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　濟曰雝雝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怨曾不疇比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善曰淹留謂因縶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善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　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潔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象讖曰曽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為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世務紛紜祇攪予五臣作予字情安樂必

誡乃終利貞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五臣作子獨何為有志不就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　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誡而反復心內病之戒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采薇山阿

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絶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閒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

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宕　善作客

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五臣作栖宇　良曰踰過也君謂夫也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　五臣作沈

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　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沉既異會

合何時諧諧和也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良曰象道也豺虎喻羣賊

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荊毛萇曰蠻荊荊州之蠻也　翰曰荊蠻喻荊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國亂殺戮人多路有飢五臣作饑字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　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刼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

中不能相全棄驅馬而去不忍聽也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向曰淫猶留也

方舟溯五臣作泝字大江日暮愁我心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　濟曰方並也泝逆流行也山岡有餘暎五臣作映巖阿增重陰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　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山脊曰岡

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

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丘山　良曰狐貍獸名翔歸也流波激清響猨猴善作猴猨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善作衿字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五臣作拊　善曰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　翰曰攝衣去寢衣也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之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濟曰壯益也此粲自哀之言

七哀二首 五言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翰曰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

北芒 五臣作邙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善曰廣雅曰壘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也 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 音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 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陵號鬱膴膴草木多貌 季世 五臣作葉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王仲宣七哀詩曰西京

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良曰葉猶世也

毁壞過一抔

蒲侯便平房啓幽戶　善曰一抔喻少也餘同翰注　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遺季世喪亂毁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戶家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珠柙匣離玉體珍寶見剽匹妙虜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並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刼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　濟曰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遺發虜掘已離玉體玉體者貴美之言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善曰漢書

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毁之議遂毁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也墉牆也言廟墻皆摧無遺一堵者**蒙龍荊棘生蹊逕**五臣作徑**登童豎狐兎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先古切　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良曰樵童牧豎也　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頹隴並墾發萌隸**五臣作隷字**營農圃**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銑曰頹隴頹墳也萌隸下人也言頹墳之處並為耕鑿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囿之事**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

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翰曰萬乘君天子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五臣作今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鶗鴂賦曰涼風蕭瑟　良曰商為秋氣**陽鳥**烏五臣作烏字**收和響寒蟬無餘音**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　濟曰陽鳥收息其和

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白露中五臣作朝字夜結木落柯條森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銑曰露結爲霜也森寒風振聲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五臣作沈字善曰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忽西沉言其疾没也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墳向曰松栢墓丘所生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棲於高桐也肅肅謂寒風著枝聲也翩翩孤鴈貌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蛚列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

蟀蟲名俗謂之蜻蛚四子講德論曰蟋蟀俟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良曰蜻蛚蟲名

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緜彌思深　五臣作思彌深　善曰秦嘉荅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庶蹈高蹤　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緜謂憂思多也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　五臣作衿　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辭曰悲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欷而沾襟　翰曰徘徊心不安貌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寛

荏而枕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善曰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　良曰荏苒漸盡貌謝去忽疾易改也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　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私懷誰克五臣作尅字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想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尅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僶俛俯仰也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翰曰廬宅也想亡者所行歷也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五臣作迹字善曰廣雅曰幃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髣髴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銑曰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跡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也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善曰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　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翫用之物尚在於壁悵怳如或存周遑五臣作惶忡直中驚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　良曰悵怳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惕然忡憂惕懼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五臣作飛字一朝隻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　翰

曰翰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此失耦亦如此也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善曰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馬不比不行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春風緣隙善作隟字來晨霤力救承簷善作檐字滴善曰說文曰霤承水也濟曰隙門隙也霤雨水注引於屋簷垂滴而下寢息何時忘沉五臣作沈憂日盈積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銑曰盈積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缶方有猶可擊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徼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通乎故止　翰曰莊子同善注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

衰故云莊缶可
擊方器曰缶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清
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鶡鵠賦
曰涼風蕭瑟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
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　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
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善曰古詩曰涼歲云
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　銑曰凜凜涼貌
升起涼風起而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豈曰無重纊
誰與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
尚書傳曰纊細綿也　翰曰言豈無重綿
人已亡矣誰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埤

蒼曰朣朧欲明也　濟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牖也展五臣作輾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善曰謝惠連詠懷詩曰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毛詩曰展轉反側　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　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向曰委積也清輕也獨無李氏靈髣髴覿爾容善曰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還見少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　翰曰李夫人同善注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貌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五臣作淚沾字胷霑五臣作沾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善曰漢書公孫玃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史記曰文

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　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寢興目五臣作自存形遺音猶在耳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修傷夭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良曰寢臥興起也言臥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聲也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　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如古人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善曰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閒居　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戚

者憂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銑曰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

淒淒朝露凝烈烈五臣作列夕風厲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良曰列列風急貌厲嚴也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向曰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善曰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歲

改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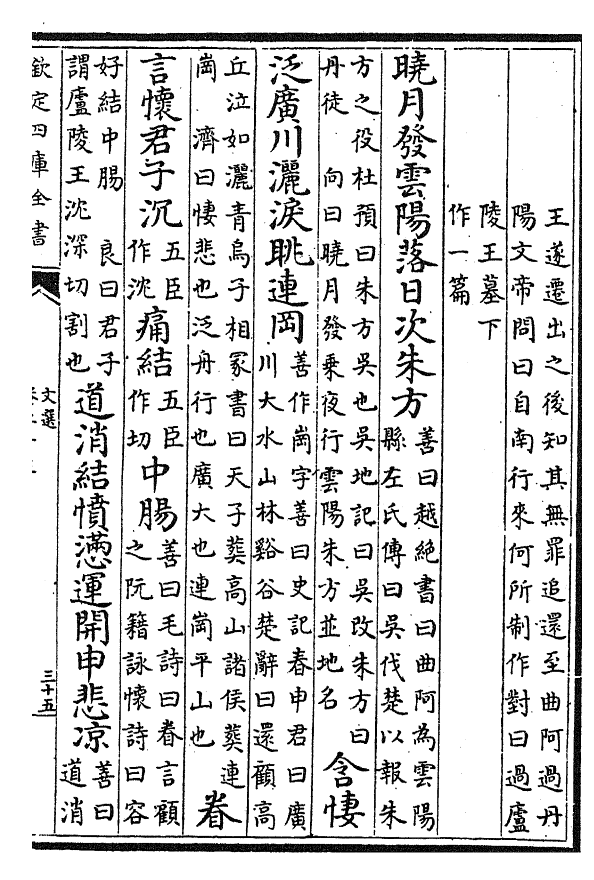
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壽張故房朔望臨爾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翰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制禮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善曰爾雅曰引陳也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五臣作想字愍善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良曰亹亹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涕既隕之向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也駕言陟東皐望墳思

紆軫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轡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　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善曰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遥思　銑曰遷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貌落葉委埏延側枯荄古來帶墳隅善曰聲類曰埏墓埏也方言曰荄根也　翰曰委積也埏墓道荄草名隅角也孤魂獨煢煢五臣作煢煢安知靈與無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　向曰煢煢孤貌安何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

宫逺路極悲有餘　善曰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以手揮之也毛詩曰誰謂宋逺莊子曰知反帝宫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涕淚勉强就車以歸帝宫也帝宫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逺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廬陵王墓下作　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聦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訬不任社稷與少帝不恊徐羡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羡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譏靈運欲立廬陵



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作岡字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 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連岡平山也

眷言懷君子沉 五臣作沈 痛結 五臣作切 中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割也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曰道消

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

神期恒若存善作在字德音初不忘善曰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銑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已行善曰尚書曰帝乃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　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跡而丘林之間松栢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

楚老惜蘭芳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趍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同善注

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善曰史記吳世家曰季札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之冢樹而去潘岳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翰曰解劒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劒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夭矣哀傷徒為也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

通也解劒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與羣邪不協自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濟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善曰莊子曰其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舉聲泣已灑　五臣作灑

長歎不成章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灑心志錯亂不成文章言悲之深也

拜陵廟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益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年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

令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令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夬揚于王庭　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延年陪廁朝廷之間為帝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

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良曰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咎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咎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咎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

勑躬懃積素復與昌運并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懽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銑曰勑誡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懃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逄迎

善曰

論語斜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

東紳入西寢伏軫五臣作軾字出東垌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垌陵所在也　向曰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東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垌則陵所也林外曰垌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伏之言者其敬甚也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以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弔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漢書景帝紀作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良

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寞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

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壠也　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壠陵也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

萬紀載紘吹千歲

善作載字

託旒旌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濟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紘吹紘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紘管之上千歲託

銘於旌旒之中　**末殊帝世遠已同淪**　五臣作倫　**化萌**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末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　向曰淪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　**幼壯**　善作壯字　**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　**發軔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軔弱冠也王武子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軔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觀軫丘兮崎傾　良曰軌跡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没遭少帝之難是發迹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

崎傾之險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翰同善注

謝玄暉

繐歲帷飄井幹寒罇酒若平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翰曰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罇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

鬱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向曰詎猶不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善曰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玉座猶寂寞況迺五臣作乃妾身輕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惟身輕而施重 良曰玉座玉床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為久長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 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絶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濟同善注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 傳舍客舍也

平生禮數絶式瞻在國楨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翰曰禮數絶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

民英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爲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

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歡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

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運阻衡言革時泰王階平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

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揚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濬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

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向曰王戎字濬沖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彥昇亦為吏部郎與濬沖茂彥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　銑曰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能揚也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善曰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遣離

曠之情也　濟曰平生整欲分別不忍速去當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　不忍一辰五臣作晨意

千齡萬恨生其一　善曰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翰曰一辰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　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篋笥也　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笥盛書器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

舟值　善曰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嘲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　向曰虛舟同善注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何

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其二　銑曰范侯則雲也　與子別幾辰經塗

不盈旬 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 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令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 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已矣余何歎輟舂哀國均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善曰楚辭曰高翺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良曰翼翼飛貌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 濟曰舫船也翩翩船行貌逆水上行曰泝流也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 翰曰蔚草荒蕪貌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

曰懷而慕思也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向曰時亂人若別離相阻隔也悠悠遠貌　濟岱江行五臣作衡　邈焉異處　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衡近荊州仲宣所居也　銑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荊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善曰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絶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絶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　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善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　瞻望邈路允企伊佇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

翰曰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
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向曰烈烈寒甚也肅肅風急貌潛鱗在淵歸鴈載軒善曰魚鴈
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銑曰
潛鱗魚也冬寒故潛於泉軒飛貌苟非鴻鵰孰能飛飜五臣作翻善曰因所見而言
之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鵰也濟曰苟且也鵰猛鳥也言且非此鴻鵰誰能飛翻離此亂
時之險雖則追五臣作進慕予思罔宣善曰法言曰大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
予思曰孜孜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瞻望東路慘愴增
歎平聲翰曰東路謂濟陽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銑曰率循

爰引逝往靡無也言任其波流引往亦無期止

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遂有遷移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善曰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向曰及與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貨以匹馬願子尅求所湛　良曰授與也

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善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漣也洏亦淚流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銑曰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

贈士孫文始 四言 善曰三輔決録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翰同善注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 我暨其器我友自彼京師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遺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遷于荆楚在漳之湄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濟曰荆楚荆州漳水在馬湄岸也在漳之湄亦克宴處五臣作起字　善曰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翰曰克能宴安也和通篪直移塤喧比德車輔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何如塤篪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銑曰篪塤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車輔侍矣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庶茲永日無諐厥緒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濟曰諐

失厥其緒業也雖曰無諐愆時不我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翰曰已成也言雖無愆時屬喪亂不成我志終見別離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善曰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住也横此大江淹彼南汜善曰楚辭曰横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横度大江揚己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良曰言丈始將離横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丈始所封澹津在荆州南故也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善曰毛詩曰聽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善曰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翰曰君子謂丈始也悠悠我心薄言慕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向曰悠悠遠貌薄辭也人亦

有言靡喆五臣作哲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喆不思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銑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矧伊嬿婉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良曰矧況伊惟也嬿婉好貌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不思況惟情好也何不悽愴而助辭也晨風夕逝託與之期善曰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鸇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迅高而難當　翰曰離別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王室慨其永歎平聲　善曰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　慨歎聲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大官私非其材　向曰良人謂賢人謂

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四國方阻俾爾歸藩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　翰曰四國為中國也阻限使爾歸國以為蕃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爾之歸藩作式下國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銑曰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無曰蠻裔不虞汝德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虞敬也　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虞敬也慎爾所主五臣作之字率由嘉則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箋云忒差也　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也悠悠澹澧禮鬱彼唐林善曰荊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

有澮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益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向曰悠悠遠也澮澧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欝深遠貌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善曰爾雅曰迥遠也　良曰同域與荊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絶爾音耗密絶也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贈文叔良　四言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荊州從事文

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者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貌　良曰翩翩孤飛貌率循也君子于征爰聘西鄰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蜀也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鄰益州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君子敬始慎爾所

主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濟曰敬慎其所行謀言必賢五臣作貞守錯七路說稅申輔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向曰所謂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延陵有作僑肸五臣作僑肸是與善曰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勉於難也翰同善注粲以此事戒叔良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既慎爾主亦廸知幾探

情以華觀著知微

善曰華喻貌越絶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巳 向曰華貌著明微瞻也言探其情理形貌見明須知其瞻機也 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廸蹈也亦須蹈知其機也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濟曰目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

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翰曰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刼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眾不可蓋無尚我言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良曰天下眾事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平聲）

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園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

淝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銑曰梧宮同善注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善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向曰要正言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之衆則思懼也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

滔滔流貌江漢有卷允來厥休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命而來自是其美二邦若否職汝之由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善作于異字他仇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向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

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彼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綮自謂也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深也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

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　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翺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善曰潘安仁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馬廣雅曰斥推也　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衆賓會廣座**善作坐字**明鐙**五臣作燈**熺**火其切　五臣作熹**炎光**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大明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　濟曰製作萬大也**金罍**魯回切

含甘醴禮羽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　向曰罍罇也甘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

余嬰沉五臣作沈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翰曰前篇叙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纒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自夏涉玄冬彌曠五臣

作廣**十餘旬** 善曰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臥疾從夏至冬相與遠疎已十餘旬也彌遠曠疎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 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 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臥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 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今君親步玉趾 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眄叙憂勤** 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眄叙述憂恤勤勞也**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 善曰西隣鄴都 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

帝使歸洛陽故云西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瞽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謂感歎也

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䰟茕茕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向曰遑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明燈五臣作灯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急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 銑曰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 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涕泣幹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涼風吹沙礫霜氣五臣作氛霜何皚皚五來切善曰易通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　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氛邊氣皚皚白貌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五臣作暉善曰緹丹色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鐙與燈同　銑曰緹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小臣信頑魯善作鹵字僶俛安

能追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向曰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贈徐幹五言　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余望之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墻也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為詩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思子沉

五臣作沈心曲長歎不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
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曰遷移也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
園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向曰寺司也謂楨主司之地細柳夾道
生方塘含清源善曰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　濟曰塘池源流也輕葉隨風轉
飛鳥何翻翻善曰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銑曰葉木葉也翻翻孤飛貌垂人易感動
涕五臣作淚字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善曰毛詩曰謂
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辭曰睎白日兮皎皎良曰垂離也皦皦日光貌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
也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鮮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平水中石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銑曰磷磷水中見石貌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 善作華紛何擾弱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

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貌　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翰曰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羞美此出於幽深也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貌瑟瑟風聲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堅也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善曰楚辭曰霜露慘悽而交下　濟曰慘悽寒貌端正謂花色不變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善曰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善曰黃雀喻俗士也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明君也須待也

文選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